

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九

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子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襄公弑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莊公十八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十二年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

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惠公七年黔牟二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繆侯

曹 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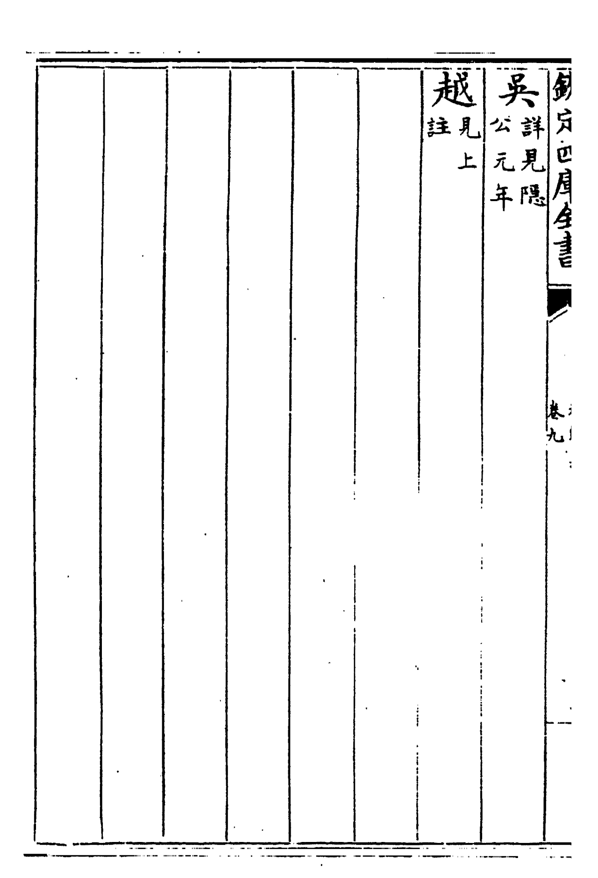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蘧蒢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来来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見上註

日講春秋解義卷九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隱痛是子之禍

穀梁傳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不書即位繼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禮也閔公僖公

亦然然閔僖之立不忘討賊故叔牙慶父終無所

逃其死莊公則宴然安於其位而且與仇人親昵

焉天理滅熄罪不容於誅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 孫者何孫猶孫也孫猶遜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

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從莊公念母起見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正月以存君者正月歲終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以存之今此練祭亦是臣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也念母以首事者夫人當首嘗祭事時莊公將為練祭念母而欲迎之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乘將上車時搚幹而殺之幹脇也搚折聲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于其念母焉貶不

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于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録之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絶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臣子受天與君父之命義得貶夫人

桓公之死實由姜氏乃魯之臣子不共戴天之仇在莊公雖有母子之私恩不得以奪君父之大義

也春秋於其孫齊不稱姜氏傳曰絕不為親而人道之大防立矣不稱姜氏而曰夫人所以罪魯之臣子不知其為賊而使泰然居夫人之位也內諱奔曰孫臣子辭也姜氏以桓十八年如齊無歸魯之文蓋以淫與聞乎弒無顏告廟故史不書至書孫于齊則往年之從喪而歸魯具見矣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

公羊傳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諸侯大夫例稱名以

命于天子故稱字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何也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單伯為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諸侯之大夫命於天子則不名比於王臣也逆王姬使魯為主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魯方有喪而使主婚姻非禮也莊公忘不共戴天之仇不辭而與齊為禮其惡不待貶而見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外城外也）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

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路寢則外內無別小寢則褻瀆皆所以遠別也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謂女公子也

穀梁傳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

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為王室懿親其主王姬舊矣館于國中宜有常所而特築於外蓋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然以仇讎而接婚姻以衰麻而接弁冕築館于外遂可以自掩乎竊按齊魯之邦交以察莊公之用心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乃欲藉是以結齊好也故自是以後會伐同狩與齊昵好絶無閒疑廢人倫滅天理莫此為甚故春秋於主王姬事特書屢書以正莊公

忘親暱讎之大惡云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　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命之始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追命死者故舉諡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天子錫命諸侯車服禮器所以旌有功襃有德也

桓公身為大惡莊王不能討之於生前及其既死

又從而追錫之是使亂臣賊子不惟免罪而反以

邀寵非小失也夫王者履天位奉天道賞則承天

命罰則行天討故王必稱天所以法天也今莊王

寵篡弑以亂天常無天甚矣故不稱天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　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在他公時則以為常事而不書此獨屢書而不厭其煩以歸于齊故也不書伯季尊王姬而異於諸侯之女也不書來逆杜氏預謂公不與接非也齊侯傲慢實未至魯親迎耳果來魯則宜特書以見義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此書遷之始郱杜注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鄑𣈆同音杜注都昌縣西有訾城都昌今山東昌邑縣也有訾亭郚杜注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安丘縣西

南有郚城

公羊傳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 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郱鄑郚皆紀邑遷者徙其民而取其地也邑不書遷遷不書師今齊將滅紀先取其旁邑其書師遷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用大衆迫之以為己屬也

按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宿與陽國也而遷書人邢鄑郚邑也而遷書師此春秋特筆著紀季入齊紀侯去國之由以見王綱縱弛小國困敝而暴亂者得以逞其志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杜注國名

公羊傳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慶父公庶兄或曰弟於餘丘或國或邑不可考以慶父主兵為後弒子般閔公之禍所託始故謹而書之魯在春秋中弒逆之禍三見皆以貴戚主兵威柄下移卒為君父之患公子翬仲遂之變與慶父同出一轍也且莊公於不共戴天之仇釋而不

圖乃侵伐小國師出無名徒使公族擅兵禍及國本聖人特書伐所以著履霜之戒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而比內女主其嫁也按戴記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書於冊者以君為之服也莊公之盡禮仇讎而不知有父遂至於此故屢書以正其汩大倫滅天理之罪云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杜注齊地左傳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注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

左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謂四年饗齊侯于祝丘

書夫人見於魯爲國君之母書姜氏見於齊襄爲同氣之人乃靦然出會甘爲禽獸之行直書其事以著姜氏齊侯之惡而莊公之罪亦不可逭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公羊傳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雠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衛朔奔齊齊欲納之時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矣莊公乃興師會仇雠逆王命以伐同姓納不義之君直書其事不待貶而罪自見矣溺不稱公子内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　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盖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緦五服最下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于神明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言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

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凡生類稟靈知于天資形于二氣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桓王崩在桓十五年至是始葬或曰桓十八年傳載子儀黑肩之難是以緩或曰東遷之初尚有志歸葬於西周已而諸侯背叛王師傷敗故至此始葬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蓋魯使微者會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杜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

左傳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于此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紀與齊讎小大不敵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請為五廟後以供祭祀存姑姊妹者言凡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

穀梁傳

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内弗受也

紀季紀侯之弟季字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是時齊欲滅紀故紀季以邑入齊請為附庸以存先祀葢紀侯命之也夫棄君以避患挾地以附敵非人臣之義也而春秋於紀季無譏焉葢彊暴憑陵天子不能正隣國不能救宗社危亡計日可待不得已而屈己下敵以存五廟乃行權而

不悖乎經與他公子之去國者異矣不書奔原其情也書入難辭蓋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羊穀梁作郎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今河南睢州有滑亭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公羼

在櫟故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紀將滅於齊公以師出次于滑欲會鄭伯謀紀鄭

伯不會遂中止焉次者止也救而書次譏辭也魯於紀有婚姻之好於齊有君父之讎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乃畏齊而中止故書公次于滑以譏師出之無名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羊穀梁作饗祝丘杜注魯地

穀梁傳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兩君相見之禮曰享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

與同席而坐況婦人輕去其國而用兩君相見之禮乎前曰會至是曰享瀆褻益甚矣經於孫齊去其氏以絶之自會禚以下復書夫人姜氏者蓋揭其氏姓所以示之有别而正其亂倫之罪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嫁于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變不服之例故書卒

內女適諸侯尊同則爲之服而史書其葬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褒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

附錄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孑者戟也參用戟爲陳將齊授兵于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

于樠木之下樠木名也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梁橋也溠杜注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釋例云即溠水源出縣北在今湖廣隨州東南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謀取紀恐陳鄭為之援故結歡於二國是以三國遇垂而紀侯遂去也蘇氏以鄭伯為子儀然子儀之為君也微豈敢輕去國都遠與諸侯會此所

書者實厲公也蓋厲公善結四鄰之援諸侯親之故舊史以爵書而春秋亦不沒其實耳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鄭氏云懿始受譖而亨齊哀公是也紀侯

譖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家謂大夫家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怒謂遷怒言怒紀之先祖遷之于子孫曰非也古者有明天

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説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恩謂先祖之恩疾痛也因痛先祖而可復讎也

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紀侯為齊所逼圖存不獲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舉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故曰大去凡失國宜書奔宜書名今於紀獨否閔其不得已而不忍罪之爾太王遷邠不以養人者害人權也鑿池築城與民死守弗去經也紀無太王轉敗為功以屈為伸之勢又不能守土誓死拱手以避

敵其事固無足取特其不能下齊之志則殊有可悲者焉聖人以其不爭而去為無罪故不以失國之君待之葢寓興滅繼絶之義於言外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國滅不書葬而紀伯姬書葬其義有二一則以內女之失所而閔之也一則以紀之夫人葬於齊侯為人道之變而著之也齊襄廹逐紀侯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其惡甚矣乃欲以葬伯姬自掩乎故不稱齊人而目其君以斥其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穀梁作郜）

公羊傳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孔氏穎達曰考諸古本傳及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為早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讎會獵也何以

知其為齊君蒐狩非徼者之事也不共戴天之讎

而與之會獵以為樂且譏乃二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之地也莊公於是無羞惡之心矣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　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曰會曰享猶假禮為名兵衆會集之地以婦人翶翔其間為禽獸之行可謂無忌憚矣不言地者師之進止無常也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書時使魯之臣子早為防閑豈至於此此春秋所以反復深責於莊公也

秋郳犂来來朝郳公羊作倪犂公羊穀梁作黎郳杜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今昌慮城在山東滕縣東南郳城在縣東

左傳五年秋郳犂来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國名）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倪為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為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畧謂之倪）黎来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 郳國也黎来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郳為荒遠附庸之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犂来此時尚未受爵命也而来朝則已能自進於禮矣按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犂来書名雖不得與邾儀父

同而視介葛盧来不能行朝禮者則有閒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傳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朔得罪于王故辟王而不明言納朔

穀梁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不克至是又會四國

之兵以納之不言納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朔何以非正王命黜之而立黔牟則已絶於衛矣乃違命以逞無君之罪可勝誅哉故直書以著其惡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此書救之始

左傳　六年春王人救衛

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爾

穀梁傳王人甲者也稱名貴之也稱子則非名名當為字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王人微者稱字尊王命也自伐鄭以来王師不書此書救衛何天下方無道賤奪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韋而發憤誅衛而諸侯不顧順逆黨同拒命其惡甚矣故特書救以為王師之出惟此猶合司馬九伐之法而重著王命不行正諸國亂常之罪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甯跪衛大夫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本末始終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强成詩云本支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支俱茂蕃滋百世也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犯天子命其言

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天王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所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春秋復國有以難詞而書入者有以逆詞而書入者衛朔藉五諸侯力抗王命以拒子突逐黔牟勢誠無難而書入逆辭也內不受也凡奔君返國未

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是也蔡侯廬陳侯吳不稱復非奔君也朔奔君不言復而以内不受之辭書其惡大無可復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公附仇讎獎不義連逆黨以抗王師而得其所欲歸告於廟著於冊直書其事而罪不容誅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羊穀梁作寶

左傳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于齊也使之如下齊而来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于齊而後齊以與魯以齊為首事則魯與王人戰罪惡差減也俘軍所獲也二傳經文作寶按書序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軍獲之總名而或取其人或取其器物皆可言俘也齊侯受天子之罪人連諸侯而納之衛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書曰齊人来歸則黨惡之罪魯宋陳蔡同之而齊為首惡可知矣夫朔弒君兄逆王命苟有人心者皆知

其惡而諸侯乃援之甚力觀衛寶之歸然後知所以喪其本心而甘為大惡者皆由於欲貨也孟子言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不至簒弑攘奪不厭其深得春秋之義也夫

附録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楚文王夫人鄧曼子故鄧侯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于舅氏以為甥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

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伐申還之年

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日講春秋解義卷九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

莊公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杜注魯地

左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

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隕公羊作霣辛卯夜穀梁夜作昔

左傳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恒常也常見之星應見之時而不見日光不以昏没至夜猶明也如而也偕俱也夜半星落而且雨星與雨俱下也

公羊傳 恒星者何列星也 常以時列見 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反者星復其位也星反在夜半之後則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不修春秋魯史記舊文不及地尺而復謂不至

地而没也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著著見也幾微也言春秋之書皆以實録今星隕而雨則夜中之時幾微難知而曰夜中必是事之著見而有據爾非臆度而知也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失變不知星變始于何時也言經以何事知其夜中以失星變之始而録其已

隕之時揆度刻漏則正當夜中矣 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此解不得言恒星之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地者則是雨說也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此又解不言雨星而言隕星之意

恒星天之經星常見者也如雨言衆也先儒謂前此五國連兵抗拒王命後此齊晉更霸政歸盟主先王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故恒星宜見而不見衆星不當隕而隕天人相感之理信可畏也經書

星隕隕石隕霜或先或後立文各異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則既隕而後見耳

秋大水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無麥苗

左傳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公羊傳 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苗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一災不書一穀之災不書于經也 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

書記災也

穀梁傳 麥苗同時也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

周之秋夏正之五月也麥熟苗將秀而大水漂蕩則麥苗俱無矣春秋謹而書之畏天災重民命也

此亦周人即以子月為春之徵若夏時之秋則麥之登既久而穀將成熟不復有苗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穀梁傳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再發傳者防魯地穀齊邑故重發之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在齊在魯一歲宣淫者再人欲肆而廉恥喪惡積不可掩矣以致無知簒弒之禍天理之不誣者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師出本為下滅成諱滅同姓故託以待二國為辭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春秋書次其義不一伐而次

者有整兵慎戰之意蓋善之也救而次者有爰師畏敵之意蓋譏之也若郎之次則無名妄動尤為非義經書侯陳蔡而未明所事杜預謂期共伐郕於情事為合賈逵范甯皆云陳蔡欲伐魯非也陳蔡與魯隔遠未聞搆怨何因來伐且侯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敵拒寇之稱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左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出兵必祠于近郊殺牲以饗士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諱為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四海賓服何師之為善師者不陳師衆素嚴不須擺軍列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善戰

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者

此所治者即次郎之師也俟而不至暴師既久則有失伍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

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左傳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仲慶父公子慶父也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書稱皋陶能行

布其德德乃下洽于民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言臯陶能行布其德由其有德乃為人降服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魯之同姓國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辟滅同姓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也

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

齊仇讎也郕同姓也及者内為志也郕降于齊師

者義不服也直書而其惡著矣

秋師還

左傳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慰勞其罷病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君之使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遯也郕已降而以未畢為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

書師還者言師至是而始還也其次其及其還皆

不稱公者春秋之法内大惡諱莊公舉大衆會仇讎以伐同姓暴師於外更歴三時力屈而後還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若此之甚者故以為大惡而諱不書公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子齊大夫葵丘杜注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今山東臨淄縣西有西安城葵丘在其處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伺公之閒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經書十一月癸未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杜注齊地即薄姑也今山東博興縣東北有薄姑城　貝丘杜注齊地博昌縣有地名貝丘今山東博興縣南有貝中聚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蓋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還也誅屨于

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即連管之徒為亂者）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齊小臣也）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齊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名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名忽子糾傅子糾小白庶兄為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孫

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為殺無知傳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無知不稱公孫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也徒人費石之紛如皆死君難而不見於經如費等乃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孔父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死於其職者異矣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 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傳稱齊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則是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書齊人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所以使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盡墜人心知有禮義

故州吁之弑衛人以為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

弑齊人以為賊踰年卒討之無知不成君而雍廩

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旣公羊穀梁作曁杜注魯地琅琊繒縣北有旣亭在今山東嶧縣東

故鄫城

左傳公及齊大夫盟于旣齊無君也

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

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于臣當告從命行而

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而約束之者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内也

及者内為志也蔇魯地也公邀齊大夫至魯地而盟納子糾也大夫不名來者非一人也公於不共戴天之仇生則屢與會好歿則謀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天理滅矣故書及以著其本心之喪失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納糾左作納子糾

左傳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公子無去國之義去公子見臣于魯也　曷為以國氏稱齊小白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

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糾不稱子國非其國也入者難辭也小白繫齊宜有國也按公穀荀子史記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程子以薄昭之言證小白為兄朱子以為疑左傳史記杜預謂小白子糾為僖公子而程子以為襄公子未知孰是而以經文斷之忽繫鄭而突不

繫鄭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之例也糾不稱子而書納則捷菑之例也小白與糾當立不當立之義明矣小白與糾當立不當立之義明而管仲召忽之是非功罪亦辨直以經斷傳可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也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杜注齊地時水在樂安縣

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_{左傳}而歸_{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_{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_{獲也}

_{公羊傳}内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_{伐誇大也}曷為伐敗復讎也_{復讎以死敗為榮}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_{公實為不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

與也

内不言敗而乾時之敗不諱者能與讎戰雖敗猶榮也傳稱公喪戎路傳乗而歸而經不書公何也明公之志在納糾不知讎之當復也微者之戰不名而書及者有之矣此書及何以别於微者之戰也上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伐齊納糾則此戰公實主之不待傳而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杜注魯地史記作笙瀆賈逵曰句瀆也今山東曹州北有句陽古城即句瀆故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杜注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鮑叔解夷吾縛于此因以為名今堂阜在山東蒙陰縣西北稅脫同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其取之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宜為君者也

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穀梁傳

魯殺子糾于生竇而經書齊人取之者齊令也是猶齊人取於魯而殺之爾惡齊而亦以病魯也納糾不稱子明不當立也此特書子明不當殺也不目桓公而稱齊人幷其國人而罪之也廢立之際權寄於當國大臣齊大夫始謀不審既與魯盟而

欲立之終乃假手於魯以加刃焉則皆不得辭其罪矣

冬浚洙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沇水下合泗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時魯見脅於齊微弱可恥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齊自取殺之畏齊怒而為備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

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也公不能明刑政結人心以自强於為治使大國畏之而以畏齊浚洙不知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役適足以揺邦本况洙水近在魯城之北欲恃此以不恐即此見謀國之無人而名侮於鄰敵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杜注魯地

左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劌曰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衣食所惠不過左右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言不結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内也謂勝在内

長勺之戰以報乾時之役魯地而齊師至焉疑罪之在齊也乃經於齊不書伐而魯書敗意在責魯何也觀長勺之勝魯非甚弱必不能與齊敵也使

莊公移乾時之戰於桓公見戕之時移長勺之戰於齊襄未死之日則勝亦榮也敗亦榮也莊公之師不以復父讎而以納讎人之子既敗而逞忿以勦民設詐以怒敵敗固為恥而勝亦不足道矣故主魯而以詐戰書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

公羊傳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侵者兵加其竟而已以罪輕無深責焉于義為麤精者曰伐執詞以伐于義為精戰不言伐圍不言戰

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 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潛師掠境曰侵宋魯未嘗有隙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乘勝以掠宋境皆召兵之道非保國之謀所以致次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公羊傳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還繞也宋欲遷宿先繞取其地

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

穀梁傳遷亡辭也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

遷國之例有二其以自遷為文者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是也以遷國為文者宋人遷宿齊師遷紀郱鄑郚之類是也宿介宋魯之閒屬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而遷之自是亡矣然遷之使屬

役於已而不滅其社稷宗廟尚知有所畏忌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乗丘乗丘杜注魯地西漢泰山郡有乗丘縣顔師古曰即春秋乗丘也括地志乗丘在瑕丘縣西北今山東滋陽縣西有古瑕丘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公子偃魯大夫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乗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此解本所以當言伐意謂若齊本與宋共伐而但不與戰則既成乎伐可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之意言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

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

齊以長勺之役宋以公侵之故致怨於魯連兵境上意欲乘釁報復固為無名之師魯不能修辭執

禮以退二國而偷一時之便攻其不備以積怨怒鄰亦非安國便民之道也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蓋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梁作武莘杜注蔡地在今河南汝陽縣境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　荆者何州名也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傳　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

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諱獲故止言敗）以歸猶愈乎執也（諱見執故言以歸）

楚祝融之後其先鬻熊為文王師封於丹陽而始見經以州舉者僭號稱王肆毒於上國也諸侯不生名而書敗書入書滅而以其君歸者則名以不能守其國又不能守於位而甘為臣僕故賤之也蔡侯獻舞潞子嬰兒沈子嘉許男斯頓子牂胡子豹曹伯陽邾子益皆名而夔子不名雖國滅而身

執其義不可屈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書滅國之始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歷城縣東南有譚城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諸侯國滅失地則名而譚子不名者蓋其所失者

事大國之禮而未嘗有可滅之罪故恕之也滅而書奔責不死於其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不書名者已無取滅之罪為彊大所併出於不幸而義未可絶也齊桓於圖霸之初用管仲攻瑕之術肆其兵威淩暴弱小以恐懼天下之諸侯譚之亡也特出於不幸耳故存其爵而不比於失地之君楚子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義猶是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杜注魯地當在今山東兖州府境與元年在都昌縣西者乃二地

左傳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 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未得成列成列而未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文 皆陳曰戰 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 師徒橈敗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得儁曰克 克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雄儁者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覆隱也攻其不備若網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曰取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王者無敵于天下故以自敗為

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穀梁傳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 宋萬之獲也

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傳書侵我經不書侵蓋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左傳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臧文仲曰臧文仲魯大夫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悖勃同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于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

曰大水

春秋凡外災來告則書者諸侯之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譏之凡志災皆所以示天戒之當謹民隱之宜恤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　冬齊侯來逆共姬

公羊傳　何以書過我也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

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穀梁傳 其志過我也

王姬齊桓公夫人也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此輕重之權衡也春秋之義尊王朝抑列國惟王姬下嫁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蓋以王姬雖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同所以述天理訓萬世也

附録左傳 乘丘之役在十年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

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也搏取宋人請之宋公靳之魯聽其得還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己病為宋萬弒君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一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 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曰叔

穀梁傳 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以酅入于齊時齊聽後五廟故叔姬

歸于酅魯喜其女
得申其志而書之
紀亡矣叔姬至是始歸者紀侯卒也歸順辭婦人
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非正也紀季入齊五廟
在焉叔姬不歸於魯而歸于酅魯人高其節義恩
禮有加焉其歸及卒葬悉書於册孔子存而不削
為後世勸也先儒謂叔姬歸奉紀祀非也凡祭必
夫婦親之故舅没則姑老紀侯大去季之主祀久
矣叔姬何與焉但婦人以夫家為家無論紀侯有

子與否義當歸于鄭耳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蒙澤杜注宋邑梁國有蒙縣今河南商丘縣北有蒙澤南有蒙縣古城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華督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蕭杜注宋邑沛國蕭縣今縣屬江南徐州府縣北有蕭城公子御說奔亳亳杜注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今河南商丘縣北有大蒙城皇甫謐所謂蒙為北亳是也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其不畏强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即乘丘之役）獲乎莊公（為莊公所獲）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博戲名）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美好）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

爾閔公矜此婦人自矜其色于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此萬也虜執虜也爾虜焉故爾汝也謂萬也更向萬曰汝嘗執虜于魯侯故稱譽爾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脰頸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曰撥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

君弑大夫死於其難而經書之者厲臣節也大夫之死君難有不書者故知書者皆聖人所取也仇牧不能討賊雖死無益於事然不計力之彊弱事之濟否而以身殉國亦可以愧人臣之食焉而逃其難者矣若大宰督則身為大惡死不足償故削而不書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

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石祁子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萬弑君之賊也陳受其奔為逋逃主及貪宋賂然
後以狙詐縳之故書萬出奔陳而不書宋人殺萬
以著陳人黨惡之罪也先儒或并罪宋人之逸賊
緩討則過矣萬既多力又執國權立子游而遣師
圍亳蕭叔以五族及曹師伐之連兵浹月僅乃克
之豈能禁萬之逸耶慶父弑魯閔公奔莒莒人受
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故閔公不書葬不以討賊
予魯也宋人殺萬不書疑若慶父自縊之類或使

者畏其勇因其手足皆見而道殺之至宋然後醢之耳果生致於宋而明正其誅安得不以討賊許宋哉蓋臣子之心急於得賊鄰國求賂不容不致故陳人求賂罪不可寛而宋人致賂則義無可責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北杏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左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權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先儒以四國稱人齊侯書爵為始霸之辭非也宋先君見弑新君出會如以喪服見則當書宋子以嘉服見則當書宋公以著其違禮何故沒而不書若以示齊霸則齊以侯爵序宋上雖書宋公亦知主會者齊也至謂四國之君貶而稱人以誅亂始

盖誤矣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不宜私相推戴以為盟主則首亂者齊也許首亂者以霸而罪推戴者以無王聖人之賞罰乃若是其無章乎况據經所書乃諸國之大夫聽命於會之常辭無以知宋人之獨為君也後儒因此謂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皆始霸之辭穿鑿支離皆由稱爵為襃稱人為貶之説誤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今山東寧陽縣西北有遂鄉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為後殲于遂張本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齊桓恃其衆彊以刦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其不順者則侵之伐之執之滅之外假尊周之名實以自封殖耳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齊於魯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乃於魯則屈意而與之和於遂則憑怒而滅其

國蓋知魯之難服故結以為助知遂之無援則借以示威且利其土地耳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柯邑今山東東阿縣地

左傳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

進曰君之意何如曹子曹劌史記作曹沫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伐齊納糾不能納反為齊所脅而殺之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刦之之辭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管子管仲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欲復魯竟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摽辟也要盟可犯強見要脅而盟故云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信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書會齊志也齊桓圖霸欲結魯宋是以釋屢戰之怨而為此盟也魯於齊世讎而平可乎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莊忘親暱讎當齊襄之身數為

會好著於經者詳矣今既易世而桓公倡霸合諸
侯以尊周室又可背乎故書公會而無貶辭也

附錄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背北杏會故 齊請師于周假王命以示大順

宋背北杏之會桓公請命於周而伐之蓋不得魯
宋諸侯不肅故疾圖之而不敢緩也其稱人師少

也齊自滅譚遂後救邢而外四十年未嘗輿大衆蓋管仲得政師有節制其賦於民薄而蓄諸侯之力者亦厚矣故天下樂爲之用而動則有成也先儒謂未嘗遣大夫爲主將非也春秋之初惟内大夫師師書名外則衆稱師少稱人無以大夫之名氏見者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公羊傳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期而後故但舉會

穀梁傳 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魯新從霸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内大夫會伐者八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先列諸國之伐蓋後會之文左氏以單伯為周大夫非也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侵楚

經書公會劉子則此書單伯會伐爲魯大夫明矣

附録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大陵杜注鄭地今河南臨潁縣北有大陵城獲傅瑕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子儀初内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公魯莊公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

原繁曰傳瑕貳言有二心于已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伯父謂原繁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

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

言惡易長而難滅

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穀梁傳

不如名名不如字

齊桓圖霸力尚未能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執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蔡近於楚受禍獨深故自北杏以後齊桓之會盟蔡不復與矣蔡始見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錄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始見

經則敗蔡終録於經則圍蔡齊晉之霸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柏舉之戰吳張而陵齊晉亦以蔡故原蔡之始終而霸國消長之形荆楚彊弱之勢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杜注衛地今山東濮州東舊城集故鄄城也

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是春三國伐宋至夏單伯始會伐宋已服而三國旋師不及至宋境故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以始不與北杏之會亦來會也至是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或從會或從伐已歸齊者不復更與此會蓋桓公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　復同會也

十三年十四年會此年復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陳舊序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介二國之閒齊桓以為三恪進之於衛上欲重結之也自是遂為定列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姜氏自齊襄見殺八年不出至是魯欲通好於齊

姜假託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齊亦欲善魯而姑受之復啓越境之恣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即小邾國公羊作兒

左傳秋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

北杏之會齊桓已序諸國之上此復序宋下者為宋伐郳故推宋主兵也後此伐鄭伐徐亦然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霸體既正無復有先齊者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閒之而侵宋乘伐郳之閒

鄭背二鄄之會閒諸侯之伐郳而侵宋其反覆於齊楚之閒蓋始於此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據此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公羊氏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蓋以精為深觕為淺也然傳所載有侵師至破其國伐而未深入者穀梁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齊桓伐楚不戰而服豈有壊宫室伐樹木之事耶先儒既辨其非而以伐為聲罪致討侵為無名行師然考之詩書曰侵自阮疆曰侵于之疆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而謂之無名可乎蓋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伐者兵法所謂正也侵者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于是始

左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楚勢浸彊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南北之樞紐鄭之貳非細故也故合諸侯以伐之但突始篡國及忽復位又入櫟以逼之忽以弒死齊桓當請於王以正突之罪今乃為宋而伐之末矣然宋自是與齊為一魯宋諸侯之望也魯宋服而中國諸侯之志定矣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齊方圖霸楚亦有事於北方鄭地要綰南北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爭鄭自此始自是鄭被兵於楚者二十中國侵之伐之三十有九考鄭之始終可以見南北盛衰之大畧矣

附錄左傳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于十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旱辟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羊穀梁俱有曹伯此書同盟之始滑杜注滑國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有緱氏故城古滑國也幽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考城縣境

左傳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　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寮謂諸侯也魯與齊雖外内諸侯同一疑公未知可事齊乎不乎故會不云公以著疑焉

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而無盟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舉天下而聽命於一國古未有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載書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為盟主自

後不復書同矣會不書公諱之也陳氏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得其義矣

郳子克卒

穀梁傳 其曰子進之也

此郳儀父也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故書卒與諸侯同

附録左傳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伐晉侯緡

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王王因命為晉侯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武公初為諸侯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于蔿國故子國作亂子國即蔿國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公羊傳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以無氏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末謂逃來不得不録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稱人以執非霸討也詹不氏未賜族也討得其罪則稱爵謂之霸討桓未聞朝王而討鄭之不朝已

可乎詹必至齊而後見執不書行人非以使事執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

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族遂之强宗殲盡也

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瀸積死非一之辭衆殺戍者也

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

存

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

齊人滅遂慮其不服置兵戍守防患周矣而終為遂人所殲信乎力不足以服人也不曰遂人殲齊人者已無遂之辭又以見齊人之自取也觀此益見遂以滅書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 逃義曰逃

逃者匹夫苟免之行也詹既見執若齊人不釋守死以待命可也即齊欲釋之亦當執禮以爭請暴其無罪於諸侯乃不辱君命而逋逃苟免恥孰甚焉魯方與齊同盟而受其逋逃罪亦不可掩矣

冬多麋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麋魯所有不足為異而多則反常且有傷稼之害

故志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謂日始出而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其夜食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經書日食三十六大都皆書日書朔獨此與僖十五年夏五月朔與日皆不書史失之也合朔在夜日食地中故穀梁以為夜食然苟朝日而見其虧

傷是即朔日食矣如日未出而明復即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以是知為舊史之闕也

附録

左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皆賜玉五瑴雙玉為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也實惠后陳嬀後寵愛少

子亂周室故傳竝舉其從王之謚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公羊傳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

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追者寇已去而躡之追齊至鄬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敵去而始追之也書者譏内無戎備

秋有蜮 蜮又作蟚

左傳 秋有蟚為災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 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 蜮射人者

也

國之所有則以多為異國之所無則以有為異蜮者陰物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能含沙射人甚者至死乃魯之所無故以有書

冬十月

附録左傳初楚武王克權 權杜注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水經注沔水東會權口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今屬湖南安陸府 使鬬緡尹之 鬬緡楚大夫 以叛 緡以

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那處杜注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在今湖廣荆門州東南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杜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游浮行也楚子殺之其族為亂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禦巴人大敗于津津杜注楚地江陵縣有津鄉在今湖廣枝江縣還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遂伐黄黄嬴姓國敗黄

師于踖陵踖陵杜注黄地當在今河南光州西南境還及湫湫杜注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在今湖廣宜城縣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杜注地名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辭謂專對之辭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 魯實使結要二國之盟恐齊宋不與故假媵婦為名 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

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數疾也渝渝盟也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明矣以國卿而私行出疆見魯之無政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結本以私事出無君命而要盟於大國公侯故書遂以著其生事專命之罪若

齊宋之盟出於公命則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但書其聘之例書盟而不書媵矣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前此姜氏如齊桓公不討遂使蕩然無忌恣情如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羞也

附録左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王姚莊王之妾姚姓子頽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為

圉邊伯之宮近于王宮邊伯周大夫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皆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此魯國見伐之始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齊宋方與結定盟而旋伐我何也自鄭詹逃來已

得罪於齊又以結之抗盟重怒但齊宋當拒不與盟不宜既盟而復伐且據傳王室方有子頽之亂衛燕稱兵伐周桓公不能討而合二國以伐魯慎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一